

19103

目 录

沦陷时期的柳城·····	潘建勋 (1)
县府迁移古砦·····	龙瑞生 (6)
日军践踏县城纪实·····	韦金城 余天来 (8)
鸡母岭的大屠杀·····	李雪辉口述 韦 烽整理 (14)
五马分尸·····	覃顺高 (18)
日军夜袭沙埔街·····	全树茂 (20)
日军在新南屯的罪行·····	梁仕才供稿 黄加明整理 (21)
回忆先母王淑文·····	李洁雅 (24)
学生军在大罗歪遇难记·····	覃顺高 (27)
日军洗劫古砦目击记·····	杨植生 (28)
日寇带来的另一个人祸——瘟疫·····	王培禧 何老宽 (31)
活跃在柳城境内的四支抗日宣传队·····	韦载常 (35)
对河自卫队·····	谢光前 (45)
邦塘自卫队·····	韦金城 (49)
全歼长畚张家祠之日军·····	邓仁山 (57)
用松树炮轰击敌人·····	邓仁山 (58)
上榕抗日片断·····	黄华武供稿 黄加明整理 (59)
沦陷时的见闻·····	刘克武 (63)
活跃在三界乡的抗日小分队·····	韦成己 梁光发 (66)
在十五坡拦击日军船队·····	周炳辉 (70)
洛崖阻击战·····	覃罗三 王德良 陈建明等口述 杨春明整理 (72)

岩口岬三天抗击战·····	侯亮供稿 黄应况整理	(77)
蓝生华轶事·····	蓝建宇	(79)
六塘抗日情况·····	韦成已 梁光发	(83)
坠毁在大穴岭的一架美机·····	周炳辉	(87)
陈烈将军赠枪抗日·····	陈善政	(89)
柳城国中的诞生及党在该校的活动·····	林 立	(90)
参加救亡工作的回忆·····	谢光前	(98)
我参加镇国政工队始末·····	杨钦华	(102)
国民党三十七军军械库搬迁古砦·····	龙瑞生	(105)
钱秀斋执政点滴·····	蒋清池	(107)
抗日烽火中的绿洲·····	何健枢	(109)

封面 洛崖阻击战旧址

105

沦陷时期的柳城

潘 建 勋

一九四四年春，太平洋战区美军发动强大攻势，逼近了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日本军国主义的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日军为了作最后挣扎，于一九四四年夏，发动了打通由衡阳沿湘桂铁路经桂林、柳州、南宁、龙州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以便与盘踞在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东部等地的日军连成一片。八月八日衡阳失守后，日军开始向大西南进军，其势迅猛，未经激烈战斗，全州、桂林、柳州相继沦陷，短短三个月，一片大好河山沦于敌手。

柳城位于柳州市北，是柳州市北面的屏障，又是柳（州）长（安）公路和柳江河上游航道的中枢，因此，也是敌人铁蹄践踏必经之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傍晚，日军十三师团大坪部队由鹿寨、中渡抄小路入侵东泉镇，十一月九日侵占了凤山镇（县城所在地），留下少数兵力驻守据点外，其他绝大部份主力则沿东泉→上雷→沙埔→大埔→洛崖→冲脉→六塘一线向宜山方向进发。由于先头部队报告：

“沿路附近一带为石灰岩地带，极为险峻，前进道路异常难行”，于是，后续部队遂变更计划，改由三塘经五塘进入六塘再向宜山进发。全县十四个乡镇，除古砦、马山两圩外，其余均被日军侵占，其附近村屯亦常遭蹂躏骚扰。日军盘踞柳城县境达八个月之久，直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敌人才撤离柳城。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手段残忍，惨绝人寰。开始时，见人就开枪；驻定后则要群众定期供给粮、糖、酒、肉和家禽，还要摊派花姑娘“慰劳”兽兵（县城设有一“慰安所”长期关禁妇女，供日军奸淫侮辱）。稍有不顺则包围村镇用机枪扫射和用刺刀集体屠杀无辜群众，沙埔街被包围扫射后，来不及逃脱的三十多人被用刺刀集体屠杀，二十多人被强奸，各户财物被洗劫一空。仅有三十多户的小屯——新南屯，挨包围扫射，当场打死十九人，被拉走七十二人，被奸污四人，耕牛肉猪全被劫走。更惨的是，敌人围攻鸡母岭时，竟用毒气弹轰击群众。驻上雷榴村的日军还用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五马分尸来杀害中国人民，……日军在柳城犯下的滔天罪行，血债累累，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敌杀害1500余人，伤1370余人，战乱后大瘟疫患病6330余人，染病死亡1770人。

日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了群众无比愤怒，为了保家自救，洗刷民族奇耻大辱，全县各乡镇纷纷自动组织自卫武装，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春，全县先后共组织有自卫队十个大队，二十个中队，约二千余人枪，遍布全县各个乡镇。由于敌人入侵突如其来，柳城县府又仓卒西迁，群众武装开始是以乡镇村屯为单位自发地组织起来，各自为战，以防御为主，保家自救。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逐渐发展为有组织领导的、互助协作、互相配合作战，不仅各乡村自卫队有横向联系，而且与县直属大队、国民兵团常备大队、国民党军一八八师某团、教导队三支队以及县警察大队等也有纵向联系，变被动防御为有组织的主动出击，打歼灭战。特别是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成立后，统一领导了柳北

地区的武装斗争，以及县府迁到古砦，站稳脚跟后，加强了县内各地自卫队的统一领导和密切了县内各友军的关系，抗日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战果不断扩大。在古砦（搬迁后的县府所在地）保卫战中，就有几方面友军协同作战，县警卫中队，桂师战时服务团、国民党伤兵医院武装班及当地自卫队，均由县府秘书覃景秀统一布置，统一指挥，战斗由清早坚持到下午四时许，又得广西日报警卫队和龙头乡自卫队赶来支援，在外围配合作战，牵制敌人。由于有了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互相配合致使敌军多次猛攻均未得逞，县府安全无恙得以保存。在截击敌船队的战役中，还与邻县友军相互呼应，共同歼敌。融安县在追击敌船队（有二十多艘大木船满载物资）时，即通知我县在下游截击，我县作了统一布置，以“接力战术”在十五坡和洛崖分段截击，敌军近千人，被融安友军追击，沿河仓惶撤退，到十五坡又被我县军民打得溃不成军，仅留百余人护航，到洛崖又被我伏击，伤亡惨重，终于弃船逃遁。此战中，县府秘书、民团副司令、参谋等，都亲临督战，士气旺盛，战绩辉煌。另外尚有“岩口砦抗敌战”、“象鼻山歼敌战”、“袭击县城外围据点”等战役，都是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多方配合，共同歼敌的战例。

沦陷期间，我县军民先后与日军作战四十四次，重点战役十六次，战斗的特点是：全县开花，使敌处处挨打；以交通沿线为重点，集中优势，打击顽敌。日军侵入我县的目的，并非全盘占领，而在于维护其交通线的畅通，便于南下进军。在兵力布置上主要放在水陆交通沿线的乡镇和要隘，设据点、立哨所，经常在线路上巡逻，到附近村屯扫荡劫掠。因

此，十六个重点战役中多数在这些地带激烈开展，给敌以沉重打击。柳长公路上北面有“沙埔之战”、“鸡母岭之战”，战况激烈，持续一天一夜。柳长公路南端则有“古木坳夜炸敌军”、“狮子岭伏击日军巡逻队”（位于石碑坪四角之间柳长路中段）等战役。在古木坳歼灭行进之敌，阻敌南下，在狮子岭一举摧毁了敌重要哨所。东面则有“东泉岩口峒三天抗敌战斗”之役，敌人三天三次增援，多次疯狂进攻，不但不能得逞，反而折兵败将，死伤数十人。西面有“摧毁冲脉据点”之战，摧毁了敌军设立在罗城柳城两县交界处的重要据点，扼守了柳城河西的大门。在敌军的心腹地带有“矮坳战役”（位于柳城境内柳江河中段）、“马钟山遭遇战”（柳江河中上游）、“象鼻山歼敌战”（柳江河北岸附近）、“三角咀伏击战”及“攻打对河据点战斗”（均在原县城附近河岸上）等等。除重点战役外，其余数十个非重点战役，遍及全县各个乡镇及其附近村屯，抗日烽火燃遍柳城大地，敌军来扰就打，敌人驻守则伺机偷袭其据点哨所，伏击敌军巡逻队伍。面上战斗与重点战役互相紧密配合，互相接应，致使敌军确保交通线畅通的愿望不易实现。县城（凤山）之敌惶惶难以终日，有一段时间竟然不敢到河边挑水做饭。敌军侵占柳城八个月，给柳城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十四次大小战役中共歼敌560余人，打伤敌人270多人，俘敌22人，缴获大炮一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92支，指挥刀3把，战船二十余艘及船上全部物资，战马12匹及一大批弹药军需品。

沦陷期间，河东几个乡镇和附近一些村屯为日军所盘

踞，河西则为抗日力量所控制，基本上形成一河相隔的对峙局面，因此，河西为抗日军民提供宽广的回旋余地，加之县府迁到河西，进步民主人士陈如平，任县长后县府内安插有一批进步人士（其中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地利人和都为抗日力量提供有利条件，因此外地一些抗日组织和进步人士，都纷纷先后前来柳城活动，与本地抗日武装互相配合，共同御敌。《柳州日报》社，一九四四年秋迁到融县、罗城县后，随即派党员何家英、余炳享到柳城办分社，建立了中共柳州日报柳城分社支部，并与中共桂林文化支部以及中共融县支部联合组成中共桂北临时联合工委，统一领导柳北武装斗争。由于有了党组织的具体领导，柳州日报警卫队（有50余人枪），“镇国”政工队（属中共桂林文化支部领导），桂师战时服务团相继成立，壮大了抗日武装并加强了柳城境内抗日力量的组织领导，以上组织先后的古砦、洛崖、龙头、大埔、太平、沙埔等地，配合当地抗日武装，对日作战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我县武装抗日斗争与政治攻势紧密结合，这些组织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平时还深入到圩镇村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提高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必胜的信心，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他们的足迹遍及各个乡镇和附近村屯。我县人民自卫武装能得以蓬勃迅速建立，军民紧密合作，众志成城，给盘踞之敌以沉重打击，这一切都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与抗日组织间的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分不开的。他们在柳城流了汗，还流了血，有的同志在柳城参加抗敌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他们将永远活在柳城人民的心中。

县府迁移古砦

龙 瑞 生

国民党柳城县政府原置凤山镇，自日军入侵广西，一九四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柳城沦陷，当时柳城县县长马名驹，把柳城县政府迁移到龙美乡公所，以古砦地区地形崎岖险要作为避敌的后方，同到古砦的武装组织力量有县民团司令部、自卫大队、国民党军的一八八师别动队、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战地陆军和后勤部、伤休兵残废军人教养院、柳州警备司令部等。

柳城县政府迁移到龙美乡公所后，日军即入侵洛崖、冲脉过宜山，古砦形势紧张，当时，古、云、龙三乡联防主任钱子青的父亲钱秀斋在古砦地区有势力、有武器，为了便于扩大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得到古、云、龙三乡政权的支持，他想当柳城县县长，但又不敢以武力逼使原县长马名驹离职，于是采取暗地里排挤打击手段，软硬兼施向马名驹县长施加压力。一天晚上，钱秀斋直接部署指挥其部属，组织了数百人枪，突然围攻袭击龙美街的县府驻地。当时，马名驹县长随着国民党军一八八师别动队一百余人枪，武器精良，据守比较坚固。钱秀斋部属对县府驻地袭击了数小时，仍攻不进，只得败退。

后来，钱秀斋派其部属到龙美街县政府谈判，马名驹县长自己则怕局势恶化，并想随国民党军一八八师别动队撤退到罗城而同意辞职，让钱秀斋接任柳城县县长。至此，柳城县

政府又从龙美街迁到古砦街。马名驹县长和县属人员随国民党一八八师别动队离开了龙美。钱秀斋县长对柳城县政府的机构作了健全调整和充实。柳城县政府的组织机构编制为：

柳城县县长	钱秀斋
政务秘书	严兆颐
秘 书	梁明理
民政科长	周炳辉
建设科长	杨德元
财政科长	陈国策
军事科长	李德馨
教育科长	蒋清池
柳城县自卫大队长	邓朝鲁
柳城县民团司令	李雪吾
柳城县警座巡官	梁克坚
柳城县司法官	康建章

柳城县政府的编制为一个秘书处，五个科，共配备行政官员二十五人。钱秀斋任县长直到一九四五年春。此后陈如平接替钱秀斋任柳城县长。日本投降后，柳城县政府再从古砦迁回县府原址——凤山镇。

日军践踏县城纪实

韦金城 余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城县城于一九五〇年由凤山镇迁至大埔镇，本文所写是老县城凤山镇。

凤山镇是座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老县城。据历史记载，这座县城是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从对面河的南丹村搬过来的。这座老城池，依山傍水，有条古老的城垣，城的十字街中心，有座美丽、壮观的塔式四穿楼。历代县府设在南门城内，经过历代营造，神坛庙宇、祠堂会馆，把凤山镇装点得古色古香。

这座古城，经历几百年的繁衍，至日寇沦陷前夕已发展有城中、镇北、环城、滨江四条主街，是个拥有八百多户，六千多人口的县城。县城里除设县、乡、街各级公所外，还有中小学校、邮政局、电话局、航运站、残废军人教养院、医院、一七四后方医院、军务留守处、被服厂、西江造船厂、新维酒精厂办事处等单位。抗日战争开始后，外地不少居民逃难到此安身，由于人口增加，集市相继繁荣，仅是杂货、布匹、药房、饭馆、客栈、饼铺就好几十家。凤山是近几十年来的集市中心，每逢圩日，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县城，水面百舸争流，路上车水马龙，街道人流如潮，穿梭往来，熙熙攘攘，集市繁华非常。

可惜，这座好端端的县城在日寇占领时，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受尽日军野兽般的蹂躏。

一九四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日军由桂林进兵东泉，二十四日侵占凤山镇，从此大难降临。凤山镇是通往宜山，上至贵州的必经之路，地处柳州市外围。日军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以此作为据点长期盘踞，时达八个月之久。

沦陷前夕，大雨滂沱，河水暴涨，正值秋收时节。农民收回的谷子因无日晒，楼上、地面到处铺晾。敌兵来得快，疏散令下得急，弄得镇上群众惊惶失措，在紧迫中，除了富裕人家早些时运出些物资外，一般群众只是急急忙忙带些轻便衣物，携带一家老小逃到附近山洞和村庄避难，城里大部分物资，甚至大小牲畜都来不及转移，据估计，城内有农户一百五十多家，每家平均收两千斤谷，仅是稻谷一项就损失三十万斤。

日本侵略军进城后，一方面在凤凰岭和鸟鸾山上，大肆修筑战壕碉堡等防御工事，压迫民工往山上运料运水，一天只给一斤米吃，所有大街小巷的交叉点，都撬开民房，凿墙打洞，设哨守卡，一方面大肆掳掠，把所有公、私仓库里的粮食集中，充作军粮马料，挨家抄掠，翻箱倒柜，凡是他们认为有用之物，不论油盐酱醋，香烟水果，衣物细软，用得着的一概掳光，不要的撒满一地，而且初时见人就杀，有几个病残逃不出城的，一经发现就被他们用刀刺死，到处捣毁民房，除烧水、煮吃需用大量木柴板料外，还拆撬群众家的楼板、门板、桁条，白天黑夜不停地在凤凰岭和渡口码头烧起熊熊大火，供他们照明、取暖和作信号之用。只几天时间，日本侵略军就把这座县城践踏得乱七八糟。

日军进城一星期后，来了个“大石”部队，这支部队名为“宣抚队”，实是奸掳队。他们一来，就在大码头城垛上大

书“中日同文同种乃兄弟之邦”、“日中亲善”、“建立东亚共荣圈”等标语，他们还假惺惺地出了“安民”告示，号召百姓回家“安居乐业”。在他们的伪装下，有的人为生活所迫，作试探性的回家看看，有些人则趁机捣乱，想发国难财，窜回县城。

当时县城里以黄可遂为首的维持会首先成立。“维持会”成立后，在日军“安民”的幌子下，与日军狼狈为奸，行凶作恶，不择手段，干尽坏事。他们肆意向城里居民、附近新维、对河、长槽、乌鸾、平村、思练、大湾、勒马等村屯群众定期要粮（每次几百斤），要猪（每次两三头），要酒要糖（每次百斤以上），要鸡要鸭（每次总要几十只），还借名无人洗衣，强迫要花姑娘……他们在城里开赌收捐，谁要进城就得买他们的“良民证”（每个“良民证”袖圈收米十斤）。为了满足敌军需要和中饱私囊，“维持会”还带日军到沙埔、古重、对河、头塘、思炼、大塘、邦塘、高街、长槽、平村等附近村庄和山洞抄掠。他们所到之处，抢粮、拉伕、鸡犬不留，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据了解，日军盘踞期间，群众惨遭杀害，死难的人横尸满地，比比皆是：南门农民陈俊彦，回家想要点吃穿的东西被日军发现，不由分说开枪就撵，结果被打死在岑大娘菜园的果树下；镇北街老农韦生利回城看家，敌人诬他偷枪，追出门口，开枪打中要害，后来抬到大洞口断气；乌鸾村壮族农民达告伯，由于交不出捐款，不愿当挑伕，被擒到体育场活埋；塘边秦韦谈脚跛走不动，被鬼子用刀割他的喉咙；城里做发糕卖的青年陈天禄，被“维持会”诬控他通自卫队，结果挨

抓到对河村灌辣椒水；为人最老实的居民吕成泰、马春林，鬼子强迫他们挑担，吕成泰都六十多岁了，连担子都抽不起，日兵发火当场把他枪杀，马春林勉强挑得出城，后来也因挑不动被枪杀；长漕吉龙村农民周水记、周老四、杨八，因和“维持会”里的人有些口角，结果被擒，三人活埋做一坑；大木村莫三喜，在码头渡船，因喊话不懂立即被开枪杀死；一天，黄可遂带日军掳掠大洞里的难民，棠渡村民韦哥下山挑水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在麒麟山脚；居民周老三被擒来挑担，因眼睛矇视力弱，挑又挑不动，结果被绑在苦楝树脚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拔刀时连人带树一起倒下；居民十伯的老伴全氏年老体弱，摸回家来想找些吃的东西，结果鬼子发现，用刺刀刺进她的右肩，几天无药医治，肩胸生了蛀虫，实在难受了，半夜摸出城去，活活冻死在牛柜山路边；老人张恒昌以为年老在家不要紧，鬼子搜索进他家，因语言不懂，接待不周，一怒之下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一身血淋淋的爬上山，当亲人把他抬到乌蛮村时，因无药医治而死掉。象这样无辜被杀害的群众不下数十人。

日军每掳一地方或出发前，都要拉伕挑担，在城里附近村洞被抓走的群众至少有六、七十人。在城里被拉走的有周六四、陈广昌、韦光学、赵四、熊宜昌、周烈、周贵兰、何绍记、何家业等人。这些人一路上受尽折磨，有挨打死、打伤的，有挨饥受饿的。如居民胡金荣，挑到半路发痧走不动，挨打断腰骨。对河村欧凤梧老人被迫挑六十多斤鸡，挑到穿山就走不动了，结果日军朝他额头刺去，躺在路边，昏死过去，半夜醒来强忍巨痛，慢慢爬回村里。有的挨挑到河池、南丹才跑脱逃命。

妇女遭受奸污的情况更为惨重。日军和“维持会”组织有个“慰安所”，专把掳掠山洞、村庄抓来的妇女集中关在县中学教室，让日军任意奸淫，稍不如意即遭杀害。一次就关一二十个妇女给兽兵玩乐，有些妇女给日军官看上了的，就拉去随军当军妓，城里石某某之妻、长漕村王某某之妻被强迫带走，“维持会”强迫黄之妻嫁给日本小队长，当天还杀了一头猪来娶亲。光复那天，有人发现乡公所里有一妇女被奸污后杀死在炕床上，赤身裸体，惨不忍睹。

一九四五年农历三月中旬，鬼子由于军事转移，凤山镇不再是他们的军事要地。一天中午，派来五架飞机在县城上空低飞扫射，盘旋几圈后投下重磅炸弹多枚，炸得全城烟火四起，砖石横飞，炸毁了西门、南门两条大街，县府一角被摧毁了，县中学的教学楼和礼堂被炸平了，古典秀丽的四穿楼被炸平了，凤凰岭农场房屋被炸完了，城里城外，弹痕累累，无数民房片瓦无存。这次炸毁民房：四穿楼至西门15家，四穿楼至南门35家，四穿楼至北门（包括牛巷街）15家，西门城外（包括磨盘街）和北门外圩上共38家，总计连中学、县府、农场共炸毁115家，炸后秃墙断壁，四处瓦砾，街道阻塞，一片凄凉惨景。一九四五年农历四月底，日军又把整条沙街烧光。这条街是县城集市贸易中心，整街都是板皮木屋，全长约半华里，共有民房100多间。很多小商小贩靠在这里经纪生息，这次被一把火，足足烧了两天一夜，整条街化为灰烬。

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县城光复。可是，这座古老的城池已是面目全非，到处是腐臭的人畜尸体，房屋里外，霉气冲天，田园荒芜，野草丛生，全城一片狼籍。日军盘踞八个多月，炸毁和烧光西门、南门、沙街三条街道共225

户，劫后有2000多人无家可归，有五分之一的人无法重建家园，迁到外地谋生。幸存的房屋都挨鬼子到处挖洞，楼板、门板、桁条、瓦椽被拆光烧光，只留下个空屋壳，财产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至今仍有部分房屋秃墙断壁，无法重建。这惨重的灾难是凤山镇史无前例的。

俗话说：“兵乱过后，必有灾荒”。县城光复后，因粮食被日军掳光，秋收无收，第二年春插不下，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遍地灾荒，许多人家吃糠咽菜，上山挖黄狗头，吃十子茎、山薯充饥，有人回娘家得几斤米，走出城外不到三五里便挨人抢，几十斤米可以买个“小媳妇”。不少人家卖儿卖女，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饥冻饿死人的事时有所闻。更因尸横遍野，禽畜五脏六腑到处腐烂，腥臭难闻，滋长细菌，诱发“人瘟”（霍乱）。瘟疫发展迅猛，城里天天死人，多的一天死十来个，有位居民叫吕伍的，昨天他抬别人去埋，今天他却归了天。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四六年一个夏天城里就死了四、五十人，这惨状，柳城县人民没齿难忘。



鸡母岭的大屠杀

李雪辉 口述

韦 烽 整理

李雪辉同志近影 韦 烽摄

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初八晚，日军突然偷袭沙埔街，占领附近的制高点。初九日又攻打鸡母岭村。在鸡母岭村他们使用化学武器和刺刀大肆屠杀无辜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

鸡母岭村，是国民党柳城县参议长曾贯之的老家。当时，村里驻着县大队四十余人枪，（其中有两挺轻机枪和四支冲锋枪），还住着各地逃难来的民众约一千人。以县大队为主，有武器的群众都参加战斗。我有一支单独（筒）枪，也参加到一个战斗小组里，配合守住村口要道，和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初九日晚上，一百多个日军，兵分三路前来包围鸡母岭，大约在十点钟左右就把鸡母岭村团团围住。初十日拂晓，敌人放了两颗信号弹，紧接着便是密集的枪声响成一片，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在朦胧的晨雾中隐约看见三个人为一组的日军冲进村来，他们没有发现我们，只管向村里冲，也不开枪，等他们冲近了我们就打。日军六次冲锋都被我们集中火力打退了，在村口还丢下了十几具死尸，战斗一直坚持到

天黑。

经过一天紧张的战斗，敌人死伤很多，估计他会有更大的报复，我们想趁黑突围，但是一千多群众不好行动，最后决定派人到山背的长塘村搬救兵，同时打扫战场，用敌人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这一夜一点枪声也没有。天亮了，看见日军在制高点来回走动，十点钟左右，敌人兵力果然增多了，马上向我们发起猛烈的攻势。他们的打法没有改变，还是老一套，三个一组列队冲锋，我们的打法也是照旧，让他们进火力点一个一个地消灭。一连打退他们的多次冲锋。下午两点钟左右，突然听见吱——咿连续两声，一颗炮弹在村里爆炸，几分钟后便有很多人中毒倒地。不好了！敌人放毒气弹了！大家立即就地俯卧，县大队的人在指挥没有中毒的群众作好防毒措施，有两人中毒太重，马上昏死过去。猪牛也死了许多，刹时，哭爹叫娘，呼儿唤女之声充斥村院，群众乱作一团。敌人的机枪步枪猛烈地向村中扫射，带着防毒面具的敌军，三五成群地冲到村边。我们叫大家不要乱哭乱叫，要保持高度沉着，坚持战斗。我看见几个日兵在屋檐下跑动，涌到大门前推门，我们在大门两侧暗枪眼里打出去，每发一枪就打倒一个敌人，我一个人就打死了六个日兵，在大门前已经堆着十多具敌人的死尸，但是，那些日军还是不怕死，按照老办法来推大门，我们则等他来拍一次门，就扣一枪，一直打到没有子弹了，才把枪支埋在牛栏粪堆里，或放在水井里藏起来。后来又组织大刀敢死队，准备和敌人拼杀，终因毒气太重，昏迷甚至死去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战斗力没有了，大门已被敌人打破，成批的敌人冲进来，叽哩呱啦地用刺刀把没有昏死的群众逼到地坪